

程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秦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秦尚幼乃戚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



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為之溲矢起卧必親  
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具凡  
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楚痛增劇則終  
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為者終未嘗見厭怠色  
或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為子義  
當供養何勞之為兄後取嫂、難于事姑乃謀  
析居而泰遂及其婿留母家以養母焉至順間  
歲薦饑泰夜作傭織紵給食至剪髮鬻之以贍  
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

郡人戴某親有疾必胸瘡得差一日俟家人出  
即引刀必腦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沈氏今  
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  
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養為贅子  
婿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疾弗良弗可托  
終身宜未及婚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吾父母  
為我擇偶志在宋氏父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  
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  
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祇外姑如母論曰竭力



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于行有能  
孝于其親則以為竒特異常而共稱述之然所  
聞于今世者又絕歎何哉若胡氏之三十年艱  
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  
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  
哉然世之列女子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強  
感奮于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  
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為予言其事  
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為世勸

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  
入京師駙馬荆王一見竒之與議疑事剖決無  
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  
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  
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生祠至正九年朝  
廷遷守令用上官薦為福寧州尹政教大行民  
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副使將行



會隣境賊起勢熾頗張州民群焉擁馬拜且曰  
公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蠭起公  
去吾民將誰賴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伯  
顏伯顏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間道迫福寧伯  
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為守備又遣吏諭鄉  
民令各自為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畝屯楊梅  
嶺伯顏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  
益衆復進民兵僅千餘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  
午賊衆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

伯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墜地為賊  
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相屈遂  
尹此州伯顏厲聲叱曰我朝廷守臣義當殺賊  
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伯顏曰此膝豈跪  
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伯顏曰我為人臣  
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酋面罵曰反賊殺  
我即殺毆我何也會賊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  
至詰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阿撒都刺恐懼不  
能對伯顏曰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



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  
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  
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稚皆慟  
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  
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  
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  
從執獻賊酋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  
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群盜之  
起首釁河南延蔓于江淮閩浙將帥守臣敗死

降死遁竄者不可勝數而死節之士蓋少見焉  
若御史張栢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伯顏之  
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  
耶至其子為父死婦為夫死忠孝貞烈萃于一  
門尤足尚哉

### 墓誌銘

####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  
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疆衣中楚



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款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耆長者耄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為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復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為請嗚呼其尚得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為季聰敏通豁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

求用于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元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已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為五略無纖毫偏私厚薄人以為難鄉黨宗姍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稚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饑設粥食餓者隣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



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  
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  
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  
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  
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塋于其  
鄉梅與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  
之後其將大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  
之躬實兼而有昇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

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先友于其兄以及  
孤幼化行于家睦為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  
羸：於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減其宅梅山  
之原幽：松栢松栢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  
厥慶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于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塋于至  
正二十二年九月乙巳其孤德來請銘于賜同  
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謹為之銘君諱



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溢大父如博  
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折以  
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系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氓施奕葉彌昌榮  
卽國奮業以弘遠伯歸仕永寧居白沙後以興  
世傳十處士生性克敏識斯明抱材噐嗜史經  
孝于親友弟兄齒方壯慕簪纓遠周覽比如京  
浩然歸爵奚縈篤為義聞斯行奉惟約家則羸  
周人急衆所稱歲壬辰盜以惇氛日張誅弗勝

君感憤疾乃嬰壽七襄踰三齡天不憖溘以傾  
維處士載德馨負耿介韜光英志則鬱善可程  
身弗享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塋蔣嶺祔先塋  
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統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  
祖諱贇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  
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曾孫德一一  
日請于予曰吾曾祖學士公既塋雖久而乏所



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  
及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  
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旻高州  
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  
天資聰敏度量弘遠儒言經旨夙有聞知既而  
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  
失矩度上其禮遇焉而公未嘗少有懈志嘗謂  
人曰士君子讀書務在明體適用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方寸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

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  
皆以古君子亦不是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  
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  
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鑿坡張煌國  
命一出于上之寔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于平  
昔之學者歟公生于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  
日卒于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  
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塋于薛家堂之原夫  
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瓘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



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曰參翁衢  
州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  
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之  
銘：曰

光嶽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  
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操翰鑿坡  
蛟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  
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輝

痊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  
歲三月廿三日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  
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於慶元之慈溪故名  
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海舟還鄉里歷  
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慧而  
厚重與群兒嬉彼則競為佻倅獨凝坐不動客  
至輒迎揖入索茶酒舒：徐：見者咸謂陳氏  
有後子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  
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于後夜寢苦次亦



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夭死之日歛  
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實平陽之金丹鄉咸通  
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為其然殤子果夭耶黃  
耆果壽耶夭也壽也同歸于盡而已又何足悲  
乎骨肉復于土魂氣散何之也生為父子死竟  
何為也

愚翁墓誌銘

溫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

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  
在宋時掇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儒  
名文學為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岡潭州監  
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  
貽書讓蕭侍郎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寶慶間  
主簿之從孫任知橫州從曾孫翼夫通判隆興  
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  
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為碩儒生  
四子俱有聲場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



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歿有詩萬餘篇曰小慙集尤工駢麗語多為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為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先生次子後是為處士諱某字某為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居屋傍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奕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為友竹云年若干以疾終于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勛業

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若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歿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温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魯瑾孫男二人某某處士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于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于鳳林鄉鳳輿之原世標來以銘為請嗚呼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于世不為聲利逐逐死而托其迹于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為



賢乎銘曰

與竹為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  
處士類有德也鳳林之丘爰安宅也有考吾銘  
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于至正二  
十年十月庚戌茶毗于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  
午遂以是日塋其舍利若骨于寺之東偏而塔  
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逆川順公之狀

來請曰凡塋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

而昭勸後學若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紀者敢

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

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禪師生于前至元

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

三十有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

而為大慧、七傳而為禪師禪師師鐵舟海、

嗣了堂達、嗣佛照光、嗣大慧果沂流尋源

其有由來也遠矣禪師儒家子世為宦族以其



顯于釋也故略而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  
繇習劣海也追宗騁軌轍有美厥嗣定維哲寶  
珠無類鑑罔闕生而有異死昭晰誕登彼岸證  
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別後來  
繼者倣以法欲求其真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婿邵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  
子惟生一女妻炳及死炳為具其凡葬事又為

築廬墓側以奉歲時祭祠炳懼其後世一旦隳  
壞則死者目不瞑于地下弗為銘以貽後將無  
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  
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  
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  
某年及笄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  
年月日塋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瀦林茂而腴藏焉有穴祭也有廬是為  
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岬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為人警敏詳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為文尤長于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歛

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祭延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游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携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倍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臆其首嘗知我必且浼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



至已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首款門求見先生  
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宥過授爵矣何拒  
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以污我  
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  
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分司至溫復請  
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  
歸家堅卧不出衣寬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  
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  
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于自

信所守確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  
于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  
家至貧糲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  
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  
日言笑怡々如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  
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  
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或有愧于心不  
若今日之死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為  
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



于家先生生于至元己丑九月卒于至正戊戌  
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  
生三男果異集蚤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  
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槩以求銘于當世立言  
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銘

三復齋銘 并序

高君名其子尚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  
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尚也  
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  
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為之銘以告銘曰



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塋其母于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于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蓋西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輻輳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

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及諸已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々趾麓  
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  
有斧者封



于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  
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憇爰誦我詩爰讀我書  
敬親遺體永矢弗渝翳彼嘉樹曰松與楨秀色  
干霄雲蔭其下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  
廣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式顯其親令聞  
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  
也永嘉陳高為之銘曰

繫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燠  
寒後日以侈土木繁世之愚徇奢欲乃高其廬  
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寧維茲  
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溢爰笑語載寢興吉  
祥萃止和且平飴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  
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  
敬為之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于家君子之澤々綿  
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  
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孫子蘊久而發芳遠  
而彰迨禮部公碩大且臧曰匪予能教由祖考  
世々續承學以為寶其學惟何讀書念茲伊尹  
吾志顏孟吾師學而不世奕葉則殞孰克象賢  
弗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茲嗟爾後嗣其敢  
有違弓冶之良箕裘其繼矧茲學業無念先世  
藏修有室刻銘于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為之銘曰  
良木之產楸梓松柏為屋為器中于繩墨擁腫  
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道隅彼材所堪  
斧斤爰伐用資于人而已則折維茲不材故以  
散名匠石弗顧乃全其生不適于用不嬰于害  
無用之用其用為大吾觀于物道其在茲人不  
用我々且奚虧智巧辨慧剛勇利捷其資其能  
鮮不躓踣躓支離偃蹇踈愚顛蒙為世所器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如泥滓龜靈鑽灼曷若曳尾  
有鄭樗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築茲  
一室詭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  
庶終天年與造物游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 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于此  
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戒之義惡  
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之習雅素之尚者  
絕淫侈之奸况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

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唯宴酣歌舞之樂  
于斯時也燕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為事  
非安澹泊而尚雅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  
戒于以養心于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  
為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溺于淫中失其正絲竹  
之韻舉世所耽孰厭喧譁寂寞是并霰雪之聲  
匪宮匪商孰茲其聽而廢笙簧惟彼好修弗恣  
于度爰嗜清幽爰葆冲素冥心端坐靜而聽之



儼兮若思澹乎無為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齋  
之要庶其在是儆戒有道人鮮克知我作斯銘  
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 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  
事于其子謝絕世芬于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  
東西為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休休室來徵予  
銘予問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  
宙視光景之迅邁猶車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後

役未至于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  
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  
而復思蓄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  
賤不安分而至慕乎貴乃汲汲于形勢之途則  
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  
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  
長而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觀古之達者  
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遙乎無為  
中心誠有慕焉吾故休息于茲以終乎暮齒或



有以世事相及者則應之以休、而已於戲元  
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愛其言有可以警乎世  
者故為銘曰

宵藐堪與有生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情蕩  
慾肆心役于形徇物展轉形亦靡寧攘、熙、  
蠅營狗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貴富賤貧鮮不  
有求就知止足未耄而休曰休斯休有劉芳氏  
曠為達觀邈矣高趾于利勿計于爵弗縻珠璧  
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斯向平我友盤桓一室

于世奚取寒螿勢穴宵禽息巢休、無營永逸  
弗勞

虛白室銘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  
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  
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  
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  
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極而明  
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于道



也幾希銘曰

室之虛孰室我廬室之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  
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  
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  
好古而尚志者耶懷瑾握瑜而將為用於世者  
耶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辨實而求益美而不

術大是之謂焦粲

天宇贊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  
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為大而孰為細耶  
以吾心觀之則天之于人也其猶囿于匡廓之  
間也李存子既為之說矣陳高復推其意而贊  
之曰蒼々然其宵冥者夫孰擴而閱耶耿々乎  
而有生者伊孰枯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  
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



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

是名齋其知所以進修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豈遠而學焉可至自明而誠於茲從事曰惟明誠先哲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知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搆就獄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引對于寃夫之前且宣身為臺臣義不受辱即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偽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率為亂兵所斃鮮聞有伏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搆尚不肯就獄吏對詞

慷慨引決視死如歸况肯偷生苟免失身于賊耶嗚呼死生之于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為臺臣屈膝辨訟為耻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為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文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



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勿顧豈  
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  
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  
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  
人氏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  
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  
諒君子哉勇于義忠于國直于朋友此皆人之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  
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書

中所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  
愍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  
暨今姦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姦臣執柄  
于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  
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  
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  
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義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  
用同己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  
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



為世戒既不及見錄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  
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又將刻之石庶幾有  
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已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斤紙遺幅人爭寶  
之而流落在人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  
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此後蓋不易得  
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  
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富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  
聞見錄亦載鄭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聞報徹  
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  
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  
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首云  
向捧荅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動懇  
出于至誠且曰終為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  
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



豈其言乎按神宗即位魏除鎮安武勝等軍節  
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  
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為世楷  
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為盛  
德累哉昔人紀錄蓋難盡信大抵類此、書之  
存猶足徵為必有能辨之者叅政危公得此帖  
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為題  
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為築臺而禮  
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為美談今觀諸公所贈  
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  
後乃託迹于老子法中以諸文著顯獲召至京  
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貨殖見重于時  
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  
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廢婦其志節  
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者况士大夫乎展翫再  
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君錫璫為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于是太常陳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為私以曲為直以

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于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于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于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子念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君錫璫為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于是太常陳君頴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為私以曲為直以

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于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于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于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子念



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為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為是不忍于親之死而思報其親也雖然親其往矣容色不接于吾之目矣聲音不聞于吾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誓于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為履霜露而慎愴為雨露濡于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

可得而求也霜露降于秋陰之歛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于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于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于神明而盡其情者于是為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于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瑄也墓以塋其母而屋于墓之側為時節



滄集卷十四  
十三  
展省而春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于死其親而能盡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于衰麻哭泣之哀者矣又况于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為之書于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腸輿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唯步廊為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

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為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叙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况自石晉天福間遷居于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于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落者為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莆田居莆田者六世而為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為宋名臣居平陽



者十世而為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寧宗功業顯著于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昌熾實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于族譜之修持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及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

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為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籍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為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為可以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冊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已是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舜言



于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末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輩出蔚為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克厥宗者既在乎此而繼之承之勿替引之寧不有望于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

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于行乞寒餓跛瞽癰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于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為安在而為福善禍淫乎嗚呼世道之偷薄蓋已無足論而天道之



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于石上而葉緋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為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



為蒲是乃眩其同不知其實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汙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乎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說書云若有恒性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昇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乏斯其恒也

非斲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為聖人君子無他為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于人而拂于天為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為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為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汨之學為而斯復嗚呼子盍慎乎其所以為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  
之說可得而聞歟予應之曰子獨不見夫大澤  
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  
委輸則遊過沉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洩海也  
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實  
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  
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  
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為篙以靜為舵  
而遊于寂寞之濱無為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

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吾將見其有異人  
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魀鯨之行也不比不行鷄之飛也不比不飛  
目不具不可以行魀鯨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  
完不可以飛鷄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  
目也而託之蝦以為之目焉若夫人而無友則  
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為



全人其為目與翼也大矣寧虧其行而勿求其  
輔于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雉之殪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殪也以其齒之  
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  
魚之取于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滋味實口腹  
也若夫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  
鳥獸蟲魚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  
免其生者將必有害于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  
之術亦唯審于是而已不為利汨不為物害則

何犯禍難之有

螂蛆甘帶、食黽、啗螂蛆也之三物者之相

與處也苟有先朶其願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  
已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况于人之先利  
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  
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蓋味甘而有大毒吳  
人嗜之中其毒以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  
味之甘者毒于人之身言之甘者毒于人之口  
是故孔子惡佞



鼠蟲之微者也而蠹夫物為人之見之蓋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噴而叱矐而眈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其色矣彼竊以為孽貪以賈怨者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母若鼠之為人所惡哉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鬪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為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

折其右足以死虎唯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于人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為麟也知其為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于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于祭酒



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不以高之愚  
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  
還曾弗獲少侍燕閒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  
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于左右其負罪  
可勝言哉高性直而謀踈學膚而才拙不能與  
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惟恐獲戾于  
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遭  
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矣或徜徉  
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

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繫因自號  
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  
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  
而略其迂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  
其名焉幸甚々々叅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  
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巧者王承福託韓子之  
傳而名垂于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  
可與巧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  
京師干請于名公鉅卿非獻陳籌策以匡時則



術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為事亦可  
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忱悚伏唯照察  
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數百言辭嚴而奇  
意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  
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搏而左右前後  
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跋  
望而及而末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豈其然乎

且高為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  
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  
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  
乎其深而已耳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  
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強措一辭  
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排奮勵虛此之心逆彼之  
志則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  
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  
勉強于措辭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于能言之



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為  
猶前日也尚復能進乎思欲大肆吾力于其中  
而有未暇為者辟吾之于文猶見周道之坦夷  
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為足以論文  
今足下之文已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于  
是而又峻其峰道其流揚其波以求至乎高深  
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相去無百里  
舟行不日可到能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鑽鑄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  
竒制勝以為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  
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  
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  
為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  
知夫為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敦禮樂不專出于  
猛夫悍卒也其為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雖駑  
庸臥病田里處土遐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  
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



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  
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  
不自用有蓋世之勛而不自矜事上則翼々小  
心處已則惴々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于鼎彝  
而流聲于竹帛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  
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于先生閣下夫物  
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

人之相孚又奚俟于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  
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  
之下風有年于茲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  
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  
高嘗以為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  
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  
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  
非無其人也  
有其人而不為文章之司命或為  
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莫之變為此文氣



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以振起也凡今世之為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闕侈靡寢、為競趨于萎蕩頹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太和冲厚之氣融、為熙熙為而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氣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責哉天下

之好尚視上之趣向何如耳又况于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為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為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為此去為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于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為文章猶時、有渾朴敦龐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于今亦必藐為不為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



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々出已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耳詆譏耳甚者增怒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于時而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于人亦何足以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于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字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增怒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

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負實學擢于巍科躋于顯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唱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于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為以為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



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  
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  
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書納之方策  
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草前代之弊  
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  
二三主司為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  
覈其文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  
以抽黃對白之為工柔筋弱骨之為美綴舊聞  
習成說之為華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

子後生口乳臭齒齧齷者舉能為之而由以進  
而豪傑之士抱磊砢負竒崛者惡從以得哉今  
試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而詞  
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典雅而精深一切屏去  
浮華偶麗之習如是為而取反是為則退而黜  
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  
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  
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  
而文卑俛之為驅逐于鄉貢進士之班列者于



今秋為再矣其得失是有命焉高之愚尚何敢  
望焉區々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  
于吾身親得覩之則雖退伏田野黯々然終其  
身無復聲光之聞于人亦且懔然以無恨矣或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  
乃非所言而言寧免獲戾于大君子乎高竊以  
為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  
而天下之公器耳又况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  
必且不我罪而唯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

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汝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外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々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構兵嘗一出而解兩家



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  
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  
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  
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  
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  
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  
其非志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于  
邸以是月二十日葬于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  
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

其塋也中書平章政事鑄鑄先生同年也實經  
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  
于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  
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為詩上溯漢魏而齊  
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于俗抗  
節而不屈于物意所與慘、為不能舍赴其急  
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  
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  
非不在于用世才非不足于匡時是何節之苦



而遜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前人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吝乎追古之作佛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于當時任錄事于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緩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遁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然而我違念頽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

謁總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為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勿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恍恍而何依嗚呼先生猶有似于仲連清有慕于伯夷法遷固以為文祖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竒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于金石或見及于文詞共再拜而哭酌用



致導乎靈輜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蘓伯衡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至遠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于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于身所愛者甚于妻子所不可忘者甚于墳墓所不可去者甚于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于身者為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于妻子者為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于墳墓者為鄉里非能去也而有

不可不去于鄉里者為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于輕重也明其于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謁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



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  
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為於戲  
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泰唐元嘉  
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唯重所重而不重其所  
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志  
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  
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為  
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  
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

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  
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  
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  
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  
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  
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  
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萎蔓草霜



露復摧殘寸心欲為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  
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  
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  
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  
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變  
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  
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

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  
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老而罹此變間閔遁逃非  
有所為也求無愧于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  
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  
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  
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終



圖書





書